

本书同名电影曾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和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

mon Oncle 舅舅 我的舅舅

作者 ■ [法] 让·克劳德·卡里尔

插图 ■ [法] 皮埃尔·埃泰

译者 ■ 王照异



新蕾出版社

本书同名电影曾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和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

我的舅舅

作者 ■ [法] 让·克劳德·卡里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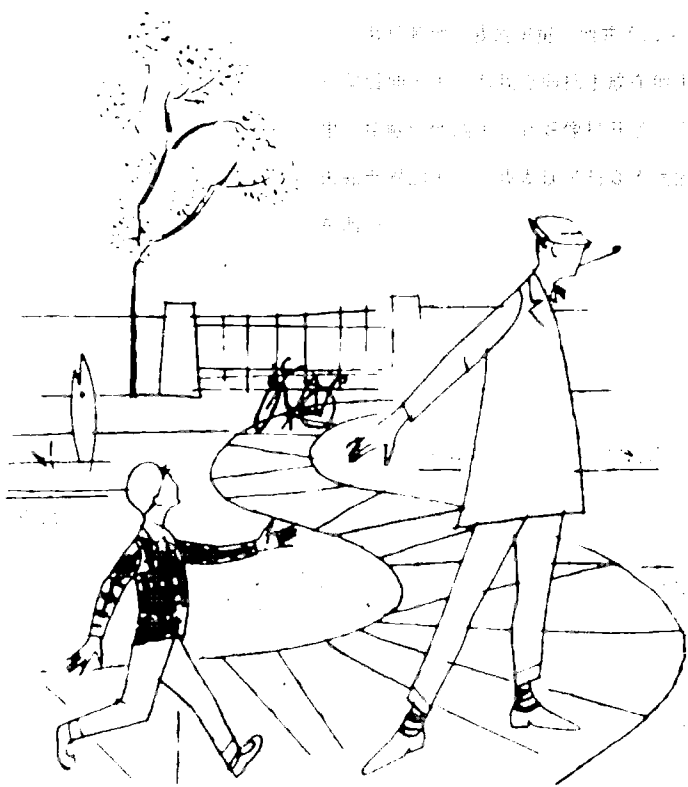
插图 ■ [法] 皮埃尔·埃泰

译者 ■ 王熙异



新蕾出版社

我作了一个月的家庭教师，收薪九元。
 一月份薪金，由我父亲收去，放在他手
 中。二月份薪金，由我母亲收去，放在
 她的箱子里。三月份薪金，由我父亲收
 去，放在他的口袋里。四月份薪金，由
 我母亲收去，放在她的箱子里。五月份



上架建议：经典文学

ISBN 978-7-5307-4943-2



9 787530 749432 >

定价：25.00元

我的舅舅

MON ONCLE

作者 ■ [法] 让·克劳德·卡里尔

插图 ■ [法] 皮埃尔·埃泰

译者 ■ 王照异

新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舅舅 / (法) 卡里尔著 ; (法) 埃泰绘 ; 王照
异译. — 天津 : 新蕾出版社, 2010.10
书名原文: MON ONCLE
ISBN 978-7-5307-4943-2

I. ①我… II. ①卡… ②埃… ③王… III. ①长篇小
说—法国—现代 IV. ①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9682 号

Original French title: MON ONCLE
written by Jean-Claude Carrière and illustrated by Pierre Etaix
Copyright © Editions Robert Laffont, S. A., Paris, 1958, 2005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Shanghai Xiron Media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A EDITIONS ROBERT LAFFONT
through Garance Sun Agency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权通过 Garance Sun Agency 代理获得

津图登字: 02-2010-218 号

作 者: [法] 让·克劳德·卡里尔	
译 者: 王照异	责任编辑: 刘长鸿
特约监制: 陈 江 田玉彬	特约策划: 一 花
特约编辑: 田玉彬	装帧设计: 王 迅
出版发行: 新蕾出版社	
E-mail: newbuds@public.tpt.tj.cn	
h t t p: //www.newbuds.cn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300051)	
出 版 人: 纪秀荣	
电 话: 总编办 (022) 23332422	
传 真: (022) 2333242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45 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印刷厂负责调换)

献给舅舅

——译者

第一章

我儿时的玩伴中，有些成长在像原始森林那样杂乱的阁楼里。他们生活的大房子里到处是秘密。他们可以在阴影和静谧中探险，曾在很大的花园里玩耍，奔跑在姿态千奇百怪的树木间。

我不曾有过这样的生活。很不幸，我是个现代的孩子，生活在时代的前列。我生长的房间死气沉沉，色彩灰暗，和今天的楼宇别无二致。我在封闭的花园里散步，慢慢的，乖乖的。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那座花园，能回想起每一个细节。它没有篱笆，打扫得一尘不染。草皮上整齐地排列着方砖，似乎在监视着我的每一个动向。几丛低矮的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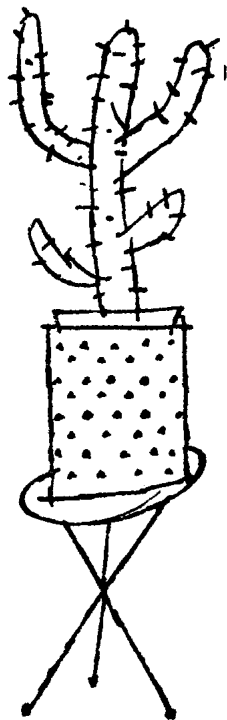
墙，既不能分隔花园，也不能阻挡视线。在铺着红蓝碎石的花盆里，几株植物艰难地生长着。在花园中间，戳着一条身体扭曲的铁鱼，朝着天空张开大嘴，似乎在等待久候不遇的甘露。

时至今日，恐怕我儿时的这种园艺已然不复新奇，而且看起来略显土气，可是当年却堪称设计前卫。我父母对此还颇感自豪。

我还记得爸爸每天早晨去工厂上班前欣赏花园的样子。他站在门前的台阶上，胸口上的怀表链子和口袋里的四只笔闪闪发光，目光透过眼镜依然神采奕奕。我的爸爸心宽体胖，志得意满……他很欣赏这座花园，因为花园就是他亲手设计的。

我不想说父母的坏话。但一想起来，就忍不住微笑，甚至大笑。我觉得……谁知道呢？他们的做法今天已经很普遍了，我觉得大家都不会像我这样挑剔他们那些小小的怪癖。

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来设定我的幸福。我应有尽有：光亮的书桌、标准的文具盒、自己就能动起来的自动玩具。这些玩具，只要上了弦就会跑来跑去，根本用不着我参与。玩具们在自娱自乐。



我的衣服整洁，鞋子结实，饮食精当。各种维生素和卡路里应有尽有。可我缺少什么呢？忧伤的我，困在舒适的家中。我知道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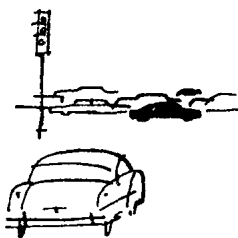
每天早上，爸爸用车把我送到学校。我整理书包时，爸爸站在台阶上点燃第一支烟（他吸烟有固定数量，每天12根），而妈妈化着早晨的淡妆，正拼命似的把一切擦得雪亮。每天早上她都要和灰尘，那夜里落下的可恶灰尘，做上一番斗争。

顽固的灰尘是妈妈的宿敌。灰尘还能从哪里跑出来呢？是哪个恶魔让它趁着人类熟睡时入侵了我们完全现代化的家呢？灰尘是顽固的逃犯，是漂浮在阳光里的黄色微粒……对于这位金色的跳舞仙子，妈妈一点情面也不留。

爸爸每天同一时间带我出发。我坐在爸爸身边，家里的狗跳上后座。它叫大旗，纯种猎獾犬，四肢短小、个性调



皮。我那时是多么羡慕你啊，大旗……夜里，你逃出去，和三四只没有主人的杂种野狗玩耍。它们是一群清晨里的小混混，而你就混迹当中。人们看见你穿着红绿相间的狗服，就猜到你并非和这群小偷一路货色。你来自另外一个华丽的世界，我的世界。但你可以跑到野狗堆里放松心情，呼吸清晨空旷的城郊那种清爽的空气。你偷偷溜回来，满



身泥土和杂七杂八的气味。有时被妈妈发现，她用两根手指拎着你，扔进浴缸。你可不喜欢这样。

我们都是家养动物，可处境却不尽相同。

汽车摇摇晃晃地爬过花园，开过铁门。妈妈追着车一路猛擦，车窗、外壳、后灯、前灯，一个都不能少。

汽车加速的时候，我有时会回头去看。妈妈站在大门前，挥舞着满是灰尘的抹布与我们作别，好像摇曳着离别的白手绢。爸爸从后视



镜中看见她。从他的脸色上，我猜他对于这样的礼仪相当满意：灰尘飘飘祝愿他一路顺风。

而我头脑中留下妈妈的唯一印象，就是她包裹在浅色尼龙外套里的身影，一个标准的女清洁工形象。

爸爸名叫阿尔贝，那时候和我一样是个大忙人。他管理着一家大工厂，一家跨国企业。工厂好像巨大的直线组成的城堡，盘踞在市郊。“普拉斯塔克”工厂，是我们的工厂，它生产塑料管：有些是白色的，有些是黑色的，红、绿、黄、粉各色都有。

我记得爸爸办公桌上曾经摆着一张照片。照片上的爸爸风华正茂，笑容可掬。他手里拿着自己生产的第一条塑料管，好像一位渔夫捧着自己捕到的第一条大鱼。

爸爸就爱塑料管，在上面花了一生的心血，造出千万米的产品……他一直在发明，创造和改进样式。然而，当我重新审视这张照片，当我看到爸爸，我怀疑塑料管对他而言是否真的是那么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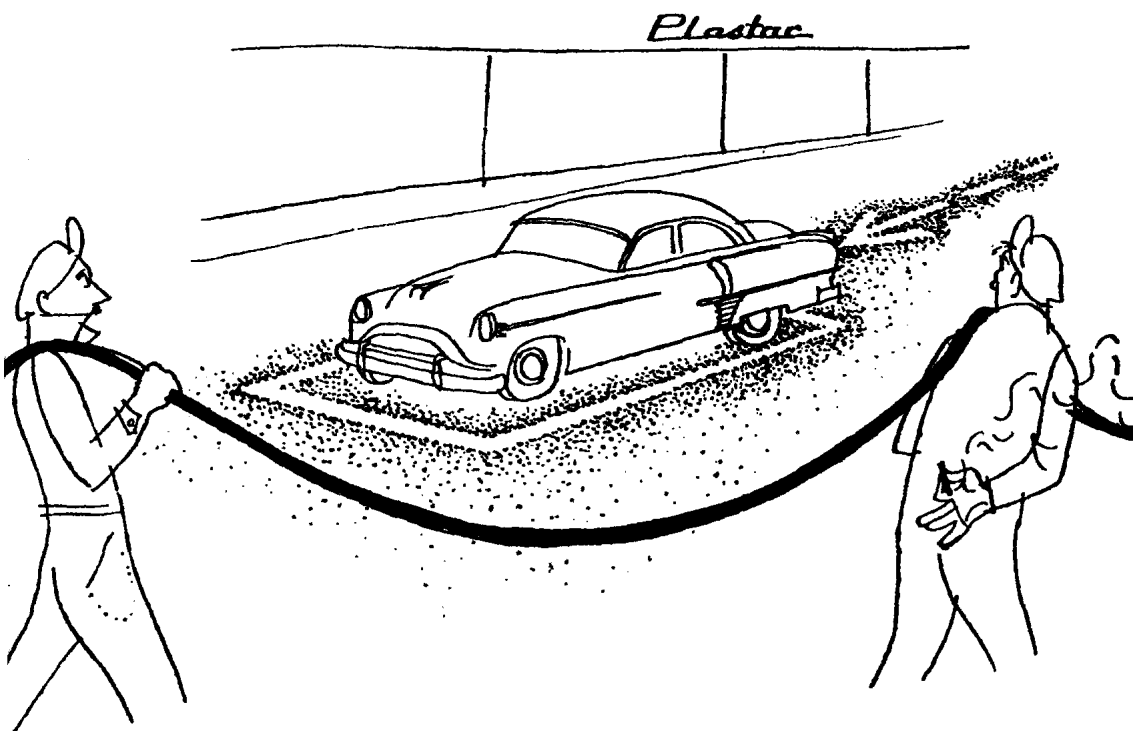
每天，他在同一时间到达工厂大院。车窗里一条白线没入车头，总经理大人的车稳稳地停在用石灰画出的方框里。放假的时候，有时我也会到工厂里玩一会儿。我走在众人对爸爸崇敬的目光中。总经理大人，是我爸爸。这位工业领袖戴着浅色毡帽，口袋里装着手绢，面色凝重，眉头深锁。我羡慕他的权力和地位，可是也发现他匆忙的神色

下，隐藏着些许可笑之处。他走过的地方，工人们都加紧工作，一旦他走过去，就又平静下来。只要回头看看，就会发现他们又叼起烟卷，扯上闲话。只有老实人皮沙尔先生始终如一。

普拉斯塔克工厂里不存在浪费。从废品中总是能提炼出塑料。工厂总是光顾旧货商、拾荒者和收废品的人。真是叫人捉摸不透的朋友圈……各种各样的材料都在塑料管中找到了归宿。机械化，深加工。爸爸领导着一家现代化的工厂，每天想尽办法让它更现代化。

人们不肯停下前进的脚步。

我不喜欢车间、办公室和实验室，却总是跑到工厂后面的卸货区。我略带忧伤地看着接踵而来的原材料：破衣服、垃圾、坏掉的小摆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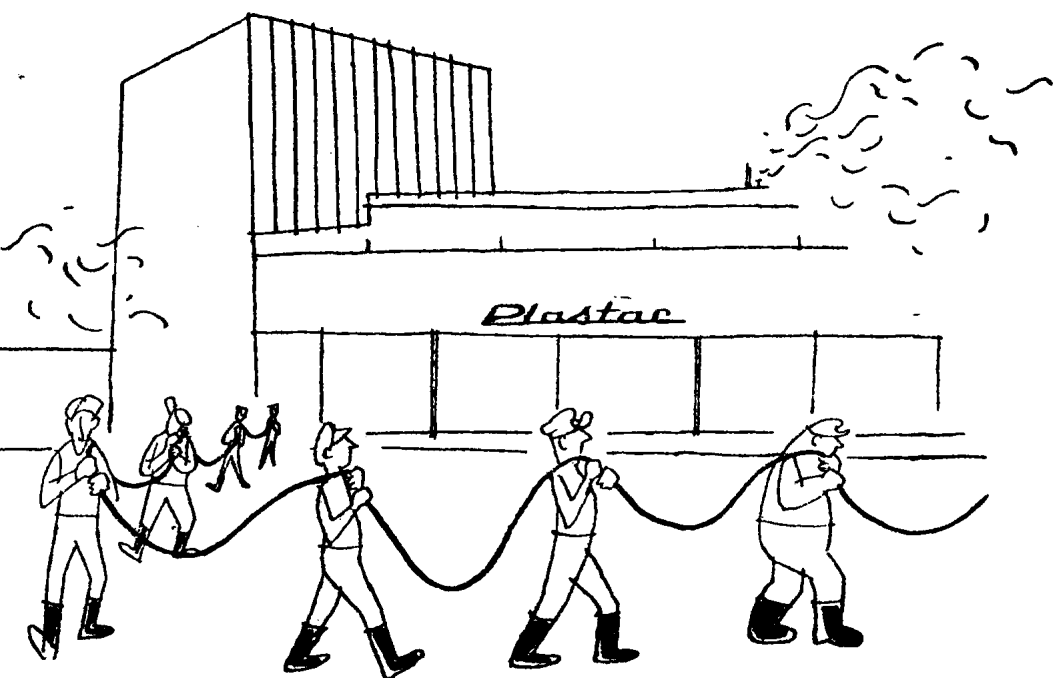


拆碎的小东西，所有这些都会在一个小时内消失。这些东西都褪了色，灰惨惨、绿呼呼，沾着泥土，通常是早上人们不知从哪里捡来的。

我记得有一位拾荒的老人，红红的面颊，戴着变形的鸭舌帽，常常到工厂来。他赶着板掉梁歪的马车，车上装的是破烂儿。他远远看见我，和我打招呼。在他眼中，我只是个普通的小孩，而不是大老板家的公子。

工人把纸、破布、金属和陶瓷堆成小堆。过一会儿一切都会被消化，崭新发亮的塑料管将从普拉斯塔克工厂出产。当代化学真是不可思议……

我并不关心技术，我感受到的是制造过程的残忍。



卸货完毕，拾荒老者摸摸自己变形的鸭舌帽，抽响了马鞭。马车离去了，似乎是想尽快跑掉，不想看到将要发生的一切。

马车驶离工厂，走上一条岔路，马蹄声渐渐消失在晨曦中。





第二章

我所熟识的那种老式房屋，如今已经消失了。当时，它们就像我偶尔前去休憩的绿洲。建筑围绕在一个小广场的周围，外形并不规整，也没有固定风格。这些建筑经年累月，被人们不断地装饰着：一个阳

台、两扇百叶窗、一盆花。它们用古老的魔力，抵御着进步的侵袭。

这里有门廊上蚀迹斑斑的教堂，光线阴暗的咖啡馆、楼层和店铺。小广场的栗子树下，是一个市场。居民们边逛边聊，挑选着水果和蔬菜。他们常常自己动手，自己付钱并且自己给自己找零。

头戴卷发夹子的女佣、穿假衣领的退休工人、细心体贴的老服务员、衣衫褴褛而且坐车不用买票的老司机，以及在小水沟边走丢却好似被遗弃在海洋中的小孩。各色人等之外，还有鼻子抵在地上的野狗。

我记得，那天早晨的天气很好。大家都到市场上来呼吸新鲜空气，互相打听消息。黑夜的离去是一道分界线。这个小小世界漫不经心地重聚在一起，还没疲惫便又有了生气。拾荒者的马车重走送货之路，马蹄声远远地叩响铺路石。清晨重聚的时刻，人们自动分成许多临时的闲聊小组。相隔一夜，又生出好多话头要互相诉说……

而我，略带迷茫和陶醉，信步于这些人和物品中间。第一次来，我没能领略到这些平和街巷的温婉之处；但一次次再来，我终于在惊喜之余感受到这里的舒适。我发现，我的呼吸变得和缓，我忘记了家里饱受摧残的花园，以及那些阻挡我视线的围墙。

我笑起来。这里的人们安于不修边幅的懒惰。他们互相攀谈，互道再见，却又回过头来要说完最后一句闲话。他们成了我的熟人。一位清洁工走近马路上的一小堆垃圾。他往手心里吐口唾沫，抓起了扫